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

草堂

提形

遺書

通書

朱熹解

附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聖人之所以聖者無它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

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万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三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最也言乾道之元万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昊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

此亦易爻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二
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
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
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
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
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
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
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爻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
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
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運全則五常不虧而自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發容中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不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著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爭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曾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决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大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
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
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宣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
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金於己聖者大而
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
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
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
守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

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美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萬物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爽而遠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匪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固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有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者往不利

座

天地

充其本分並立之全體也矣

豈不為謂善者無始

道體本於自然萬象前固有故易知

不存於事而無所用耳

言為之與長而達其事者

師第七

或問曰夏為天下善而曰有精也當何者

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
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
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
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
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全其中而矣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豎

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大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闡著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因象易爻加

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又圖則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未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而思而無不通爲聖人睿通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愚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筆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及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遇則聖不及賢不及則亦不失令名

三者隨其用力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善之實也

胡氏曰

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

聞見工文詞幹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所謂獎之以七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備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義

治第十二

士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

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

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
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
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食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祀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
爲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
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
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
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

不自務實勝也德業未有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

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二而勸其一

亦答詞也言又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

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大惡也彼豈無畏耶焉知其不能改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

亦當譽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動靜第十六

卷之四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大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行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

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今闢今其無窮今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沒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此章發明圖意

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違入其耳感其心
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神之養先淡後和亦主
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
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
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
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舉美作
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改刑苛索縱欲敗度下民困
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
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
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
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妙淫聲發欲而至於

輕生敗倫忿怒故增悲一章以戒君棄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聲古以宣化今
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全治者遠哉

復古禮然後可以言樂

樂中策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

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
氣感而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
鳥獸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
妙又純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
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

而俗豈無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卷第二十

聖可諱書曰可有要乎只有讀聞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廣矣乎此章之指最爲切要然其辭義明白不頗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

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明不至則疑古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後以主于德不信爲明

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
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非鑒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
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一本則一是一
萬爲二實萬分萬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
而生之者也自其未以緣本則五行之異
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二理之極是
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大極而已也自其未
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
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大極而小大之物莫

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與上一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耳
貪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

卷之三

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恨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入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此處恐更有由師友二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樂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愈

重矣

極重不可及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及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參識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與雖識無補

人也何尤

體勢之不可反著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卷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轂飾而入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聖者必飾其輪轂爲文者必善其辭說皆從文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

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盡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轂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母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專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
噫歟也久矣

此猶車未載物而徒美其節也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筆墨而後其文可傳矣
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
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短長其或意中
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傳於遠矣

故孔子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
其意但無字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
然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
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
勉於德而已矣

聖鑑第二十九

不慎不聲不愧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極矣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蘊中所蓄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

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之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故至淺薄之尤耳

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爻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

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燭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或曰其字亦是莫字